

唐

鑑
附考異

三





鑑

唐

異考附

(三)

撰禹祖范
注音謙祖呂

唐鑑卷之九

玄宗中

開元十三年初。隋國馬皆爲盜賊及戎狄所掠。唐初纔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爲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垂拱以後。馬潛耗太半。帝初卽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爲內外閑廐。使少卿張景順副之。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帝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爲羣。望之如雲。錦帝嘉毛仲之功。加開府儀同三司。

臣祖禹曰。詩美衛文公曰。秉心塞淵。騶牝三千。

定之方中詩。秉心塞淵。騶牝三千。毛氏云。秉。操也。馬七

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四種。馬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兼邱鄆而有之。而馬數過禮制。今文公滅而復興。徒而能富。馬有三千。雖非禮制。國人美之。夫塞故能誠。

淵。故能通誠於己。而通於人。所以致物之多也。唐之國馬。惟得一能臣而掌之。不數十年。而其多過於

二百倍。由其任職之專也。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

左昭二年。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杜預云。燕代也。

夫馬必生於邊隅。

而養於苦寒之地。

北地故多寒。

稍遷之中國。則莫能壯也。三代諸侯之國。雖皆有馬。以春秋之時考之。未若

晉之強也。

左昭四年。晉國險而多馬。

鄭之小駟。出於河南。故不可乘也。

左僖十五年。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

訓而服習其道。惟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憤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水草之美。蓋置之西戎之地。以求其健也。凡欲制事。得其人而善其法。豈有不勝者乎。

十四年四月。岐王範薨。贈諡惠文太子。

臣祖禹曰。太子君之貳。

國晉語。士蔣曰。太子君之貳也。唐宋務光傳。太子君之貳。國之本。

將以付畀宗廟社稷之重。非官爵也。而以爲

贈。何哉。雖親愛其弟。欲以厚之。然不正之禮。不足爲法也。

十七年八月。帝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源乾曜。張說。帥百官上表。請以每歲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尋又移社就千秋節。

臣祖禹曰。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爲父母劬勞之日也。

夢我詩。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乾曜等。乃以人生生日爲節。又

移社以就之。夫節者。陰陽氣至之候。不可爲也。社者。國之大事。不可移也。明皇享國既久。驕心寢生。乾曜說不能以義正君。每爲諂首以逢迎之。後世猶謂說等爲名臣。不亦異乎。

十九年正月。王毛仲賜死。自是宦官勢益盛。高力士尤爲帝所寵信。嘗曰。力士上直。吾寢則安。故力士多留禁中。稀至外第。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後奏御。事小。力士卽決之。勢傾內外。

臣祖禹曰。明皇不監石顯之事。而寵任力士。

前石顯傳。石顯。弘恭。皆少坐腐刑。爲中黃門。以選爲中尙書。宣帝時。任顯爲僕射。元帝卽位。顯爲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

不親政事。以顯中人典事。中人無外黨。情事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以顯自決。貴幸傾朝。皆敬事顯。顯巧慧。能探人主微指。內陰賊。持詭辨以中傷人。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跡。諸附屬者。皆得寵位。至使省

決章奏以萬機之重委之閹寺失君道甚矣其後李林甫楊國忠皆因力士以進

唐李林甫傳武三思女

三思家武請以林甫代爲相

迹其禍亂所從來者漸矣傳曰存亡在所任

前劉向傳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

人君可不慎其細哉

二十四年武惠妃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帝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張九齡諫曰陛下踐祚垂三十年太子諸王不離深宮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久長子孫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陛下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喜怒之際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黜太子勇立楊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帝不悅李林甫初無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帝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官奴牛貴兒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帝帝爲之動色爲切故終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明年將廢太子帝召宰相謀之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宜預帝意乃決

臣祖禹曰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李林甫之一言其得未廢繫於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以相保

相佞則天性滅爲仇讎

孝經九父子之道天性也

置相可不慎哉

二十五年四月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非才引讖書爲證帝怒甚命左右擲於殿庭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瀘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貶九齡荊州長史

臣祖禹曰古之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明皇親爲之其大亂之兆乎開元之初諫者受賞及其末也而殺之非獨於此而異也始誅韋氏抑外戚唐睿宗紀景雲元年六月壬午章皇后弒中宗臨淄郡王隆基率萬騎兵誅韋氏安樂公主鄭厚曰章氏與安樂公主合謀於餅餠中進藥中宗崩睿宗方爲相王子臨淄王謀復社稷微服與劉幽求等入向二鼓天花散亂如雪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乃攻白獸門斬關初入韋后走入飛騎營有飛騎斬其首安樂公主方照鏡畫眉軍士斬之捕索諸韋在宮中及后親族皆斬之焚珠玉錦繡唐本紀開元二年七月乙未焚錦繡珠玉於前殿詆神僊禁言祥瑞唐本紀開元十三年九月丙戌罷奏祥瑞豈不正哉其終也惑女寵極奢侈求長生悅禪祥唐楊貴妃傳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後庭無當帝意者或言妃姿質天挺宜充掖庭召號太真得幸遂專房宮中號娘子儀體與皇后等又天寶九載寶真符命張均等往求得之時帝遵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羣臣奏表無虛日本紀贊云自高宗中宗再罹女禍章氏遂以族滅玄宗親平其亂可以鑒矣而又敗以女子方其勵精政事幾致太平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以爲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寘身失國而不悔考其終始之異其性習之相遠也如此以一人之身而前後相反如此由有所陷溺其心故也可不戒哉

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琒皆爲庶人尋賜死七月大理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大盛鳥鵲不栖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官以幾致刑措幾平聲上表稱賀帝歸功宰輔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幽國公

臣祖禹曰明皇一日殺三子而林甫以刑措受賞讒諂得志天理滅矣安得久而不亂乎

二十七年二月羣臣上尊號曰開元聖文武皇帝

臣祖禹曰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豈其德不足歟名號一而已矣及兼皇帝之號

史秦始皇紀秦初并天下

廷尉斯等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地皇。有秦王。秦王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爲秦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朕爲始皇帝。後

世因而不改。以爲法後王也。漢哀惑於妖讖。太初始有陳聖劉太平之號。前哀帝太初元年。號國陳聖太平皇帝。章曰。數陳聖劉之德。

周宣驕恣。自稱天元。北後周宣帝。號天元皇帝。高宗稱天皇。武后稱天后。唐高宗上元元年八月壬辰。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尊號之興。蓋

本於開元之際。主驕臣諛。遂著以爲故事。使其臣子生而加諡於君父。豈不悖哉。

二十九年正月。帝夢玄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汝遣人求之。吾當與汝興慶宮相見。帝

遣使求。得於盤屋。音戾。式實切。樓觀山間。閏四月。迎置興慶宮。五月。帝畫玄元真容。分置諸州。開元觀。

臣祖禹曰。中庸曰。誠則形。形則著。記中庸。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揚雄曰。人心其神矣乎。揚雄神篇

。人心其神乎。操則存。舍則亡。人之有夢也。蓋亦誠之形。而心之神也。今夫入無人之室。而其心惴焉。則或聞肅肅

之聲。見罔象之形也。何心之動也。夢亦如是矣。昔高宗恭默思道。誠心求賢。故夢帝賁之良弼。果求而

得之。書說命。高宗夢傅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王作書曰。以台政於四方。惟恐德弗類。恭默思道。夢帝賁予良弼。以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左右。

此其心之神也。開元之末。明皇怠於庶政。志求神仙。惑方士之言。自以老子其祖也。玄元皇帝即老子。故感而

見夢。亦其誠之形也。自是以後。言祥瑞者衆。而迂怪之語日聞。事並見天寶間。諂諛成風。姦宄得志。而天下

之理亂矣。人存心術。可不慎哉。

天寶元年。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八百。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凡鎮兵四十九

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邊將奏益兵寢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

臣祖禹曰。海內之地。非不廣也。生民之財。非不多也。人君苟能清心以治之。恭儉以守之。唐崔植傳。文帝躬履儉約。豈有不足之患哉。守成之君。不能持盈天下。龜驚詩。太平君子能持盈守成。於其安也。而勞之。於其富也。而

刻之。是以天下之禍。常基於太平之時。至於亂已成。而人主猶不悟也。豈非好大多欲。好。呼報切。任失其人之咎歟。

陳王府法曹參軍田同秀上言。見玄元皇帝於丹鳳門外之空中。告以我藏靈符。在尹喜故宅。帝遣使於故函谷關求得之。羣臣上表。以函谷寶符潛應年號。請於尊號加天寶字。從之。二月。饗玄元皇帝於新廟。甲午。饗太廟。丙申。合祀天地於南郊。改桃林縣曰靈寶。田同秀除朝散大夫。

臣祖禹曰。孟子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矣。明皇崇老喜僊。故其大臣諛。小臣欺。蓋度其可爲而爲之也。不惟信而惑之。又賞以勸之。則小人孰不欲爲姦罔哉。昔漢文一爲新垣平所詐。而終身不復言神僊之事。可謂能補過也。

二年三月。追尊周上御大夫爲先天太皇。臯繇爲德明皇帝。

臣祖禹曰。老子之父。書傳無見焉。取方士附會之說。而追尊加諡。不亦誣乎。臯陶作士。而作史者以爲

大理既不經矣。又以爲李氏所出而尊之。尤非其族類也。唐之先祖出於隴西狄道。非有世次可考。而必託之上古以耀於民。非禮之禮。適所以爲後世笑也。

四載正月。帝謂宰相曰。朕比以甲子日於宮中爲壇。爲百姓祈福。朕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升天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朕於嵩山鍊藥成。以置壇上。及夜。左古欲收之。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自守護。達旦乃收之。太子諸王宰相皆上表賀。

臣祖禹曰。明皇假於怪神。以罔天下。言之不怍。

愧怍也。語十四。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而居之不疑。

語十二。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

何以使其臣下不爲欺乎。是率天下而欺已也。昔漢武封太室。而從官詔諛言。有呼萬歲者。

前本紀。元封元年春正

月詔。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翌日。親登崇嵩。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登禮罔不答。其令祠官加贈太室祠。

明皇乃自爲詐。又甚於漢武矣。

初。武惠妃薨。帝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帝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號太真。更爲壽王娶左衛郎將韋昭訓女。潛內太真宮中。不期歲。寵遇如惠妃。七月。册昭訓女爲壽王妃。八月。册太真爲貴妃。

臣祖禹曰。衛宣公納伋之妻。國人惡之。

新臺詩。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毛氏傳云。伋宣公世子。宣公爲伋娶於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惡。烏故切

去聲。

明皇殺三子。又納子婦於宮中。用李林甫爲相。使族滅無罪。父子夫婦。君臣人之所以立也。三

綱絕矣。

語註。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

其何以爲天下乎。

六載十月。帝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厲兵秣馬。稌音末俟其有釁然後取之。帝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自請將兵取石堡城。帝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副延光所欲。延光怨之。李光弼言於忠嗣曰。大夫以愛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爲之盡力乎。然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軍府充牣。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爲之。今受責天子。不過以金吾羽林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命易一官乎。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帝怒。李林甫因人誣告忠嗣。敕徵入朝。貶漢陽太守。八載。帝使哥舒翰攻石堡城。拔之。唐士卒死者數萬。果如忠嗣之言。

臣祖禹曰。王忠嗣可謂賢將矣。不爲無益害有益。

書旅獎。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以所得易所亡。不顧一身之危。

而惜士卒之命。其可謂賢將矣。然忠嗣知石堡之不可取。莫若固守前議。而勿分兵以助延光。均之得

罪。不亦宜乎。旣詈勉奉詔。予之兵而復撓其謀。

予音與。撓奴教切。

使讒人得以藉口。豈忠嗣思之未至邪。

十二月。以高仙芝爲安西四鎮節度使。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爲使。以制

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爲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爲朝廷盡死帝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臣祖禹曰李林甫巧言似忠明皇故信而不疑然以胡人不知書則不必聰明聖智之主而後能知其謀也明皇蔽於吞滅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李林甫得其計以中其欲中仲切人君苟不能以義制欲迷而不復何所不至哉

八年二月引百官觀左藏賜物有差帝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

臣祖禹曰財者天地之所生而出於民之膏血先王知稼穡之艱難

書無逸君子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

杼柚之勤勞

杼直呂切盛緯器柚音軸機絲軸也

故取之有制而用之有節明皇暴斂而橫費之

橫去聲

其不愛惜如此安得無禍乎

帝以符瑞相繼皆祖宗休烈六月上聖祖號曰大道玄元皇帝上高祖諡曰神堯大聖皇帝太宗諡曰文武大聖皇帝高宗諡曰天皇大聖皇帝中宗諡曰孝和大聖皇帝睿宗諡曰玄貞大聖皇帝寶太后以下皆加諡曰順聖皇后十三載二月朝獻太清宮又上聖祖尊號曰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太皇大帝

享太廟。上高祖諡曰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太宗諡曰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高宗諡曰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宗諡曰孝和大聖。大昭。孝皇帝。睿宗諡曰玄貞。大聖。大興。孝皇帝。以漢家諸帝皆諡孝故也。

臣祖禹曰。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諡號惟一而已。既稱天以誅之。唐韻曰。誅。銘。誅。音。壘。述。前人。之。功。德。說。文。曰。誅。諡。也。則子

孫不可得而改也。高宗不師古昔。始改祖宗舊諡。天寶以後。增加復重。至繁而不可紀。夫祖宗苟有高世之功德。則曰文曰武足矣。若其無功德。而子孫妄加之。則是誣之。而使天下後世以爲譏玩也。故夫

孝子慈孫之欲顯其親。莫若使名副其實而不浮。浮。過也。記。表。記。行之。浮。於。名。則天下心服之矣。未聞以諡號繁多爲貴也。唐之典禮不經。經。常。也。亦甚哉。

九載十月。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仙洞有妙寶真符命。刑部尙書張均等往求得之。時帝尊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羣臣表賀無虛月。李林甫等皆請捨宅爲觀。以祝聖壽。帝悅。

臣祖禹曰。昔秦始皇削平六國。六國。燕。韓。魏。趙。齊。楚。漢武帝驅攘四夷。前。禮。樂。志。征。討。四。夷。銳。志。武功。皆雄才之主也。

及其爲方士之所欺玩。無異於嬰兒。人君惟恭儉寡慾。清虛以居上。則邪詔無自而入矣。其心一有所蔽。鮮不爲惑也。鮮。先。典。切。明皇不正其心。故小人爭爲幻以惑之。幻。音。患。其神明精爽既奪矣。此所以養成

大亂也。

唐鑑卷之十

玄宗下

十載帝命有司爲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敕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旣成。具幄帟器皿。亦音充牣其中。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祿山生日。帝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爲大襜褕裹祿山。兩切。居使宮人以綵輿舁。舁。與居切。帝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帝亦不之疑也。

臣祖禹曰。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者。知其將爲戎。左僖二十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

亡矣。杜預云。辛有周太史。伊川。周地。被髮而祭。有象夷狄。明皇不信其子。而寵胡人。以爲戲。至使出入宮禁而不疑。褻慢神器。亦

極矣。豈天奪其明。將啓戎狄以亂華歟。華。中國也。何其惑之甚也。

十一載。戶部侍郎王鉷聚斂刻剝。鉷。胡中切。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府。以供宮中宴賜。曰此皆不出

於租庸調。去聲。中外嗟怨。帝以鉷爲能富國。益厚遇之。權寵日盛。領二十餘使。宅旁爲使院。文案盈積。吏

求署一字。累日不得前。中使賜賚不絕於門。雖李林甫亦畏避之。鉷弟戶部郎中錡。凶險不法。錡。何旦切。召

術士任海川。問我有王者之相否。海川懼亡。匿鉷恐事泄。捕得殺之。王府司馬韋會。定安公主之子也。話

之私庭。鉞又殺之。鐸所善邢絳，與右龍武萬騎謀殺龍武將軍，以其兵作亂，殺李林甫、陳希烈、楊國忠。有告之者，帝使鉞捕之。鉞意鐸在絳所，先遣人召之，乃捕絳。絳格鬪且走，禁軍擊斬之。國忠言鉞必預謀，敕陳希烈與國忠鞠之。於是任海川、章會等事皆發。鉞賜自盡。鐸杖死於朝堂。鉞子準，僞流嶺南，尋殺之。籍其第舍，數日不能徧。

臣祖禹曰：昔榮夷公好專利，厲王悅之，召穆公

一本作芮

知王室之將卑，以爲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

上下者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夫利，百物之生，而天下之所以養人也。專之必壅，壅則所害者多。

史周紀

厲王卽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怒之來也。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而王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王不聽。卒以榮公爲卿士，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故凡有利必有害，利於己必害於人。君子不盡利以遺民。

遺去聲

所以均天地之施也。

施去聲

聖王

寧損己以益人，不損人而益己。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記大學傳：百乘之家，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是以興利

之臣，鮮不禍敗。

鮮，先典切。少也。

自桑弘羊以來，未有令終者也。

令，善也。令終，謂善終。前食貨志：武帝時，桑弘羊洛陽買人之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言

利事析秋毫矣。元封元年，爲治粟都尉，領大司農，幹天下鹽鐵。盡

唐世言利，始於宇文融。

唐本傳：融廣置使額，以修上心。百

姓愁怨。有司浸失職，自融始。其後

融旣流死。

同上。流巖州。卒。

而韋堅、楊慎矜、王鉞繼起，又益甚之。

唐本傳贊：韋

堅、楊慎矜、王鉞，皆開元之幸人也。或以括戶取媚，或以漕運

極於楊國忠，皆身首異處，宗族塗地，其故何

哉。壅利而所害者衆也。天下之怨歸之。故其惡必復。其禍必酷。而唐室幾亡。其後以劉晏之能。猶不免。

唐本傳。楊炎執政。貶晏忠州刺史。建平元年。賜晏死。天下以爲冤。況其非道者乎。必若公劉之厚民。公劉詩。美公劉之厚於民。管仲之富國。管仲以魚

鹽富有李愷之平糶。魏文侯。李愷作平糶法。大熟則上糶三而舍一。中熟則糶二。下熟則糶一。使民適足。平則止。小飢則發小熟所斂。中飢則發中熟所斂。大飢則發大熟所斂。雖遇飢饉水旱。糶不貴

而民不請。取有耿壽昌之常平。漢宣帝時。耿壽昌白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糶。以補不足也。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不爲培克。上下皆

濟。則身享其榮。後嗣蒙其慶矣。吉凶禍福之效如此。可不戒哉。

十二載正月。帝欲加安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張垆草制。楊國忠諫而止。時垆爲太常卿翰林院供奉。唐初

詔敕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爲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元萬頃。范履水等。草諸文詞。常於北門候進止。謂

之北門學士。中宗之世。上昭容專其事。帝卽位。始置翰林院。密邇禁庭。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碁

數術之士。皆處之。謂之待詔。

臣祖禹曰。中書。門下。出納王命之司也。初學記。中書令。漢武所置。出納帝命。掌尚書奏事。故詔敕行焉。明皇始制翰林。而其職

始分。旣發號令。預謀議。則自宰相以下。進退輕重繫之矣。豈特取其詞藝而已哉。釋老之徒。方外之士。

書畫琴棋數術。執伎以事上。不與士齒者也。而使與文學之臣雜處。非所以育材養賢也。上失其制。下

懷其利。爲之者。不亦可羞哉。

先是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大敗於瀘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楊國忠掩其敗狀。

仍敘其戰功。六月，劍南留後李宓又將兵七萬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士卒罹瘴疫飢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沒。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蓋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二十萬人。

臣祖禹曰：管子有言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言壅蔽之爲害深也。管子法令，堂上遠於百

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期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明皇信一楊國

忠，喪師二十萬而不得知。喪去聲。以敗爲勝，其不亡豈不幸哉！國忠欺蔽如此，而舉朝亦無一人敢以實

告君者。蓋在位者皆小人，無一賢也。當是時，明皇享國四十餘年。在位共四十六年。自以爲太平，有萬世之安

而不知禍亂將發於朝暮，由置相非其人也，可不戒哉！

帝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又邊

將擁兵太盛，陛下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帝曰：卿勿言。朕徐思之。自去秋水旱相

維，關中大飢，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峴不附己，以災沴歸咎於峴。沴音厲，峴平面反。九月，貶峴長沙太守。帝憂雨

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帝以爲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

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帝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

陽失度，臣何敢言。帝默然。

臣祖禹曰：明皇之言，未爲失也。其失者，任非其人也。誠使朝事付之相如姚宋，相去聲。邊事付之將，去聲。

如王忠嗣。夫復何憂哉。而以姦宄爲賢能。巨猾爲忠良。是以禍亂成而不自知也。自李林甫之時。言路塞絕。唐李林甫傳。居相位十九年。固寵市權。欲蔽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無敢言者。補闕杜璡再上書言政事。斥爲下邳令。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飢三品芻豢。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靜路絕。以妄言爲實。以實言爲妖。楊國忠知其君之可欺也。而欺之。公卿大夫百執事之人。宴安寵祿。諛佞成風。大亂將作。凡民且能知之。而無一人敢言者。蓋其君子皆去。其立於朝者皆小人也。高力士帷幄之臣。非有深謀遠慮。心知其事而不忍噤默。噤。巨禁反。說文曰。口閉也。此非其忠義過人。蓋朝廷無賢。百官失職。而至於宦者言天下之事。明皇亦可以悟矣。而曾不之省。以及於亂。不亦宜乎。

十五載三月。以吳王祗爲靈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賈贄前至雍丘。有衆二千。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以郡降祿山。逼眞源。令張巡使爲長史。西迎賊。巡至眞源。率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吏民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贄合。

臣祖禹曰。明皇之末。朝廷無忠賢。左右無正人。一旦賊兵起幽薊。唐開元十八年。以洛陽縣爲薊州。薊音計。中原瓦解。中原

國也。前徐樂傳書。土崩瓦解。而顏杲卿首謀常山。眞卿唱義於平原。唐顏杲卿傳。安祿山表杲卿爲常山太守。祿山反。杲卿及長史袁譔潛定策。時眞卿在平原。素聞逆謀。

陰養死士。爲拒守計。遣盧遜至常山。約起兵斷賊北道。張介然。崔無誡。死其城郭。唐張介然傳。祿山反。守陳留。介然至。屯不三日。賊已渡河。車騎蹂躪。煙塵漫數十里。士聞鉦鼓聲。

皆視氣不能授甲。凡旬六日。城陷。斬介然於軍門。李愷。盧奕。蔣清。死其官守。唐李愷傳。愷改東京留守。安祿山反。玄宗遣封常清募兵。東京。愷與盧奕。達奚珣繕城塹。綏士卒。將退賊西鋒。